

近

思

錄

近思錄



近思錄卷之四

凡七十條

此卷論存養蓋窮格之維至而涵養之不足則其知將日昏而亦何以爲力行之地哉故存養之功實貫乎知行而此卷之編列乎二者之間也

或問聖可學乎濂溪先生曰可有要乎曰有請

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

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

庶矣乎通書○一者純一而不雜也湛然無欲心乃純一靜而所有者一人欲消盡故

虛則生明而能通天下之理動而所有者一天理流行故直則大公而能同天下之務動



靜惟一明通公溥庶幾依聖之功用。朱子曰  
此章之旨最為要切。學者若能深玩而力行之則  
有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  
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矣

伊川先生曰陽始生其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

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易傳下同。朱子曰

不可勞動故當安靜以養微陽如人善端方前

正欲靜以養之方能盛大愚謂天人之氣流通

無間至日閉關財成輔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

行義以養德也推已及物以養人也頤卦傳威

貌行義者於事業

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事之至近

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頤卦象傳

則敗德飲食無度則敗身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

者唯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震卦象傳匕以

也雷震驚百里可謂震矣而奉祀者不失其匕

鬯誠敬盡於祀事則雖震而不為驚也是知君



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良之道當良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良卦彖傳不見可欲則心不亂然非耳朱子曰即非禮勿視聽言動之意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無我則止矣不能無我無可止之道朱子曰外既無非禮之視聽言動則內自不見有私己之慾矣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

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

不交於物非絕物也亦謂中有所主不誘

於外物之交也朱子曰奸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厲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身是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

為无咎也

內慾不萌不獲其身也外物不接不見其人也人已兩忘內外

各定如是動靜之間各得其所止何咎之有

明道先生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遺書下同徒事問

辯而不可加存養口耳之學也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



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聖賢

聖訓多端求其自歸則不過欲存此心而已心不外馳則學問日進於高明矣。朱子曰孟子求放心乃開示要切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自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李籲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李籲字端伯程子門人也彼問

養心本兼動靜但此答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故曰但存涵養意久則自熟敬則心存于中無所越逸即涵養之意

呂與叔嘗言思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透得西面又一入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踈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誠存則邪自閉矣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  
倦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  
見况臨大事乎邢恕宰和叔

明道先生曰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  
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

躰猶躰榦全躰謂全主宰以為應酬之本  
心存而理得雖有不中於理亦不遠矣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  
元無二語說見論語恭者敬之形於外者也平  
居之時為莊嚴肅儼然於容貌而已

及夫執事而敬主其事與人而忠推於人自始  
學以至成德皆不以此但有勉強與安行之異耳

伊川先生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裁

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

之只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養心莫善於持敬  
然不可執持太迫

反成私意於  
道却有礙

明道先生曰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

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詩魯頌  
曰思無

邪曲禮曰毋不敬心存乎中而邪念不作則見  
之所行自無差失○朱子曰思無邪是心正意



誠毋不敬是  
正心誠意

今學者敬而不見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持敬而無

自得之意又為之不安者但存心未熟之故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

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為恭之恭也禮

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為自

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作意太過勉强以為

恭而不知禮本自然是以勞而不安也私為恭者作意以為恭而非其公行者也非射之禮謂

非非降揖遜之儀鋪筵設今容貌必端言語必

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

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私意謂矯飾作為之

意循理則順乎自然盡乎當然何不安之有

今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

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

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

去有志問學而作意太迫則有助長欲速之患朱子曰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

說見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



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

孤謂寡特而無輔也涵養未充義理

單薄故無自得之意及德盛而不孤則胸中無滯礙左右逢其原沛然有餘裕又何不安樂之有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

謂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

此言靜而主敬事物未交心主

乎敬不偏不倚即所謂未發之中敬非中敬所以養其中也

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

司馬承貞字子

微唐天寶中隱居天台之赤城嘗著論八篇言清淨無為坐忘遺照之道按程子又曰有忘之

心乃是馳也

伯醇昔在長安倉中閑坐見長廊柱以意數之

已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數

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

著意把捉則心已為之動故愈差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

更停所感萬端若不做一箇主恣生奈何張天

祺昔嘗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

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



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  
管念箇中字此又為中所繫縛且中亦何形象  
張戩字天祺欲強絕思慮然心無安頓颯司馬  
溫公欲寓此心於中字亦未免有所繫著朱子  
曰譬如人家不自作主却請別人來作主有人曾中常若有兩人焉  
欲為善如有惡以為之間欲為不善又若有羞  
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  
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  
此言應事處有善惡交戰之患亦是心無所主  
故也苟能持守其志不為氣所勝則所主者定

何有  
紛紜

明道先生曰其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

是學篤於持敬  
無往非學

伊川先生曰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

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

不完固聖人無心記事故其心虛明自然常記  
今人著心強記故其心紛擾愈不能記

然記事不能與處事不精二者又皆出於所養  
不厚則明德日昏故已往者不能記方來者不

能察  
也



明道先生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  
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  
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或問九事須思  
而後通朱子曰  
事如何不思但事過  
則不留于心可也

伊川先生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

敬者非敬則心昏雜理有不  
能察而知有不能至今人主心不定視

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

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事至  
當應

初何為累顧心無所主  
不能定應久累事耳

人只有一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以

所以靈於萬物者特  
以全其天理而已

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

得心主定惟是止於事為人君止於仁之類如

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

焉止者事物當然之則如大學為人君止於仁  
之類人之應事能止所當止則亦無思慮紛

擾之患矣舜誅四凶惡在  
四凶自應竄殛舜何預哉人不止於事只是攬



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為  
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  
以上並伊川語。應事而不止其所當止是以  
已私智攬他事而不能物各付物者也所謂  
物各付物者物來而應不過其則物往而  
化不滯其迹是則役物而不為物所役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誠實象至則人無不感遇事  
有一毫厭倦之意則是不誠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明道先生詩曰萬  
物靜觀皆自得四

時佳興與人同習  
汗躁擾詎識此意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

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

胖安舒也仲弓問仁子  
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

如承大祭無非敬謹之意然玩其氣象則必心  
無隱慮而廣大寬平身無怠肆而安和舒泰充  
其至則動容周旋自然中禮者也學者守之則  
唯在謹獨蓋隱微之中常有敬謹之意則出門  
使民之際聖人脩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  
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  
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

子路



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中庸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自其敬以脩己充而廣之則政理清明而百姓安風化廣被而天下平蓋惟上下孚感一於恭敬舉無乖爭凌犯之風和氣薰蒸自然陰陽順軌萬物遂宜禮運曰鳳凰麒麟皆在郊極龜龍在宮所謂匹靈畢至也又曰肅信以達順朱子曰信是實理順是和氣肅信是無一毫之偽達順是發而皆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夫

**饗帝**敬則心專靜而不昏故明睿土推此敬可

無非事也帝以主宰言故曰饗饗郊祀之類。

朱子曰聰明睿智皆由是出非程子實因詩敬

而見其效何以語及此

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所養厚則行有餘力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屋漏者室之西北隅謂隱暗之地也

之地自反無愧則心安體舒此謹獨之效

心要在腔子裏腔子猶所謂神明之舍在腔子裏謂心不外馳也只外

面有些隙罅便走了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存則

常活蓋隨事應酬心常在我無將無迎故常活而不滯

明道先生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



也敬則無間斷

朱子曰天地亦是箇主宰方始憊地交易無窮就人心言之

惟敬然後流行不息敬緣間斷便是不誠無物也

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敬勝百邪

朱子曰學者常提醒此心如日之升群邪自息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

敬立則內直義形則外方由內達外生理

條直而無私慾邪枉之累則心德全矣

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

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

文子曰敬以直內而

意於以之而直內則此心已有所偏倚而殊直矣必有事焉而勿正者敬所當為而無期必討

效之意也

涵養吾一心存則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

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

純亦不已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

在慎獨

朱子曰聖人見川流之不息數逝者之

辨惟聖人之心默契乎此故有感焉於此可見

聖人純亦不已之心矣又曰有天德則純是天理無私意間斷便做得王道又曰學者謹獨所以為不已少有不謹則人欲乘之便間斷也



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已後雖向好事情猶為化物  
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  
下萬物蒙卦六三爻辭已未能自立則心無所  
主雖為善事猶為逐物而動若能自立  
則應酬在我物皆  
聽命何撓之有

伊川先生曰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  
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  
朱子曰學者不先立箇心恰似作室無基址今  
求此心正為要立基址得此心有箇存主則心  
學便有歸著  
可以用功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  
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  
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  
閑邪之意即是誠也苟役心於邪妄  
而暫欲存其誠則亦無可存之理  
故孟子言

性善皆由內出只為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  
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孟子言性  
善如孩提

之愛親敬兄如見赤子入井而有休惕惻隱之  
心如四端之發無非自然由中而出蓋實心非  
外飾操之則存矣所謂閑邪者亦不過外肅敬  
其容貌內齊其思慮則敬自然生邪自然息敬



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敬者心主乎一則寂然不動不散之東西常在中也動而主乎一則知止有定不滯乎彼此常在內也常存此心則天理自明。本注尹彥明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閑邪則固一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閑邪閑其邪

固一矣然心既主一則自有以一為難見不可無私邪之念不必閑也

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

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

天理自然明外整齊而內嚴肅則心自一理自明

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

無時莫知其鄉更恣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

操之之道敬以直內也人心無常亦惟操之則存學者實用而力而有見

於斯則真得所以存心之要而不患於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矣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朱子曰周子

要人靜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又恐只管求靜遂與事物不交涉却說箇敬云敬則自虛靜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

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須

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

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為使之

不思慮絕聖者黜其聰明棄智者屏其知慮老氏之絕智棄智釋氏之坐禪入定皆絕

天理害人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為主敬

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

謂物來奪之免此謂有思慮而無紛亂邪用中主一銘云有主則虛神或其都無

主則實鬼闖其室○或問程子言有主則實又曰有主則虛何也朱子曰此只是有主于中外

邪不能入自其有主於中言之則謂之虛大凡人心之實自其外邪不入言之則謂之虛

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為

之主也事為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

敬又焉有此患乎主敬則自不所謂敬者主一為事物紛擾

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旦欲涵泳主一



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

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主一無適者心常主

若動若靜此心常存一而不二所謂敬也不欺

不慢不愧屋漏皆戒懼謹獨之意此意常存所

主自一○朱子曰程子有功於後學最是拈出

敬字有力敬則此心不放事事從此做去又曰

無適者只是持守得定不馳騫走作之意耳無

適即是主一主一即是敬展轉相解非無適之

外別有主一主一之外又別有敬也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敬存于

儼恪著於外者然未有

外貌弛慢而心能敬

舜孳孳為善若未接物如何為善只是主於敬

便是為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嘿然

無言孳孳者亶亶不倦之意聖人為善固無間

即善之本也不是但嘿然問人之燕居形體怠

無言謂其靜而有所存也問人之燕居形體怠

乎我而無他適也蓋

敬字有後學最是拈出

敬字有後學最是拈出

敬字有後學最是拈出

敬字有後學最是拈出

敬字有後學最是拈出

敬字有後學最是拈出

敬字有後學最是拈出

敬字有後學最是拈出

敬字有後學最是拈出

敬字有後學最是拈出

敬字有後學最是拈出

敬字有後學最是拈出

敬字有後學最是拈出

敬字有後學最是拈出

敬字有後學最是拈出



敬持守積久  
自然安舒

思慮雖多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  
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  
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敬存於執事莊示於等  
心而見於事者發之而當則無害也苟發不以  
時或雜然而發或過而無節其事雖正亦非邪念  
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  
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  
也既思即是已發本註云思與喜纔發便謂之

和不可謂之中也

蘇頌字季明張程門人也喜

中節謂之和方其未發此心湛然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一念纔生便屬已發之和矣又問

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曰

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言求

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

呂學士與叔

未發之前可以涵養是中若有

意於求之則不得謂之未發又問學者於喜

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

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



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

未發之前不容著力用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

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

得朱子曰喜怒哀樂未發之時雖是耳無聞目

無見然須是常有箇主宰操持底在這裏始

得不是一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

向空寂了

可然自有知覺處朱子曰無物字曰既有知覺

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

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

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復者動之端也故天

或曰莫是於動上來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

多言定聖人便言止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

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

止其所也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

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

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此

問答皆論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此條問者乃轉

就動處言也止其所者動中其則而不遷也若



心有所重則因重而遷物各付物而我無預焉則止其所止而心不外馳矣 或曰先

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

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

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知此矣朱子曰靜

中有物者只是敬則常惺惺在這裏又曰靜中

有物只是知覺不昧或問伊川云纔有知覺便是

是動曰若云知寒者暖便是知者已動今未嘗

若於事物但有知者竟在何妨其為靜不成靜坐

便只是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

晒嘗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

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

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心不專

人於夢寐間亦可以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

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朱子曰鬼與

心在其間依舊能思慮所以做出

夢若心神安定夢寐亦不至顛倒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果善夜夢見之莫不害否



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光朕入夢者却無害捨此皆是妄動吉凶云為之兆見於夢者不為害苟無故而夢皆心妄動人心湏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人心操之則在我放而不求則任其所之以心使心非二心也解用而言之耳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持其志者有暴其氣者無所縱於外然中有所守則氣自完外無所縱則志愈固故曰交相養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湏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若是慎言語不妄發此却

可著力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中有所養而後發於外者不悖至若謹言語此亦可專於言語上用工夫

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二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按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邪夫子默然曰吾以志生徇欲為深耻張南軒曰若他



人養生要康強只是利  
伊川說出來純是天理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外書下同○仁者心

也把捉不定則此心外  
馳理不勝欲皆是不仁

伊川先生曰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

字外無物欲之撓則心境清  
內有過養之素則明睿生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而靜

則言不妄發發必審確  
而和緩浮躁者反是

明道先生曰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

心須教由自家只有此心操之在我  
不可任其所之也

謝顯道從明道先生於扶溝明道一日謂之曰

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顯言語故其學心口不

相應蓋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

靜坐便嘆其善學子曰以靜而定理以靜而明朱  
道子曰靜坐則收拾得精神定

道理方有  
凌泊處

橫渠先生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

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



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文集。仁猶人之安宅也。居之三月而不違者是在

內而為主也。其違也暫而已。日月至焉者是在外而為賓也。其至也暫而已。過此謂三月不違以上大而化之之事。非可以勉強而至矣。故曰非在我者。朱子曰：不違仁者，仁在內而為主。然其未熟，亦有時而出於外。日月至焉者，仁在外而為賓。雖有時入於內而不能久也。愚按：前說則是已不違乎仁，後說則是仁不違乎已。雖似不同，其實則一也。

心清時少，亂時常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

而實心未完也。

心者耳目四肢之主。天君澄肅則視明聽聰，四體自然從令。若

存心於道者未熟，則客慮足以勝其本心。習俗足以奪其誠意。朱子曰：橫渠大段用功夫來說得，更精切。又曰：客慮是泛泛底思慮，習俗之心是從來習染偏勝之心。實心是義理之心。

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於不立，亦有入生無喜

怒者，則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

載，則比他人自是勇處多。

語錄下同。剛則守之固，行之決，故足以

進於道，柔懦未安，靡必不能立矣。

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



氣之一端

朱子曰橫渠學力絕人尤勇於改過獨以戲為無傷一日忽曰凡人之過

猶有出於不知而為之者至戲則皆有心為之也其為害尤甚遂作東銘

正心之始當以已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

懼如此一二年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視心如嚴

師則知所敬畏而邪僻之念不作

定然後始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明易

大抵以良為止止乃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能

慮人心多則無由光明

易說下同○此心靜定而明生焉水之止者可

水不可動靜亦是理也

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學者必時其動靜則

其道乃不蔽昧而明白今人從學之久不見進

長正以莫識動靜見他人擾擾非干已事而所

脩亦廢由聖學觀之冥冥悠悠以是終身謂之

光明可乎

艮卦象辭動靜各有其時然學者多失於不當動而動因循廢學終何光

明之

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則是敦厚也無所



緊關昏塞則是虛靜也此難以頓悟苟知之須  
久於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乎熟之而  
已孟子子說○閑閉凝也言動輕妄而不敦篤則  
此心外馳非仁也亦有其所繫閑昏塞而不虛靜  
則此心尚竟非仁也然必存心之  
久實躬於已然後能深知其味

近思錄卷之四







